

◎作者簡介



胡台麗

一九五〇年生於台北。台大歷史系畢業，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兼任教授。著作有：〈媳婦入門〉、〈婆家村落—台灣農村工業化與變遷〉、〈性與死〉、〈燃燒憂鬱〉等專書，以及有關台灣原住民、外省榮民、農民的學術論文多篇。編導製作民族誌紀錄片：〈神祖之靈歸來：排灣五年祭〉、〈矮人祭之歌〉、〈蘭嶼觀點〉、〈穿過婆家村〉等。

媳婦入門

一個嫁入農村的媳婦，
她的故事見證了台灣鄉土與女性角色的變遷。
胡台麗以人類學的觀點，
紀錄真實的台灣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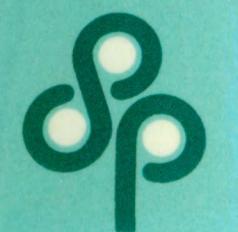
◎作者—胡台麗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生活台灣 51

媳婦入門
◎作者—胡台麗



ISBN 957-13-2407-8 (857)



00250

9 789571 324074

一本集人類學與文學於一爐的珠璣之作

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亦園 序文推薦

媳婦入門

一個嫁入農村的媳婦，
她的故事見證了台灣鄉土與女性角色的變遷。

胡台麗以人類學的觀點，
紀錄真實的台灣經驗。

◎作者—**胡台麗**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目錄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ISBN 957-13-2407-8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序	李亦園	006
穿過婆家村	胡台麗	010
他鄉我鄉	胡台麗	027
媳婦入門	胡台麗	041
——台灣農村婚姻的變貌		041
農村婦女今昔觀		083
伸入鄉村的手		107
——鄉村工業化巡禮		107
心兒它在飛飛		149
——女工的心聲		149
困境	210	
吳鳳之死	234	
南屯的字姓戲	267	
——一個鄉土傳統的誕生與延續		267
餘糧知多少	258	
臺灣農村變遷的輪廓	258	
文化優越感	273	
凡聖之間	277	
評「媳婦入門」	277	
——訪「困境」作者胡台麗		277
並不刻意寫小說		281
評「媳婦入門」	281	
——訪「困境」作者胡台麗		281
劉黎兒		285

序

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亦園

最近幾年也許年紀癡長了一點，所以不時有朋友們來要我為他們的新書寫序，數年來也許已寫了十來篇的序文了。這次台麗要我為她的集子「媳婦入門」作序，我也就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可是當我讀完集子裏所有的文章，攤開紙來準備動筆要寫時，卻發現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澀筆之感。靜心體會一下，才想到前此作序的書都是人類學或相關的專業性書籍，我可以把讀後的所思所感用專業的「硬筆」直接寫出來。但是台麗的這一本集子是融合人類學與文學於一爐的作品，讀完了她「妙筆」所寫出的珠璣之作，竟使我茫然不知如何下筆了。

不過，既然已應允在先，容不得我再回絕，而且作者正在斯里藍卡開會，說明回來後就要交廠印刷，只好絞盡腦汁，想寫點不至於與本文格調相距太多的話，但是總歸於失敗。在這裏終於使我體會到寫慣專業性筆調的人，要改變過來實在難乎其難，也因此更使我感到作者能把人類學的事實用感人的文學筆調表達出來，確實需要一種很高的技巧與才份，我想這是「媳婦入門」這本集子最大的特色，這一特色比起任何一本企圖用較活潑的筆調以敍述人類學事實的書，例如林耀華的「金翅」或吳爾芙的「林家」，都來得成功而動人。

從專業的立場而言，本書中的很多篇也有它很突出的地方，特別是在兼顧人類學家所常強調的主位 (emic) 和客位 (etic) 兩觀念上，作者的做法確實令人激賞。在對於本省農村中各種人物的刻劃，作者以極細膩的筆法，毫無保留地道出這些人物心中所思所念與所感；她以「第一人稱旁觀者的觀點呈現，記述一個儘量想保持客觀、清醒的旁觀研究者的所見所聞。平鋪直敍……其中人物只以言語行動表現其心意，旁觀者並沒有強行潛入他們的內心代他們作一些自我動機的剖析」。這種筆法在人類學的著作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但是卻最能做到近代人類學理論中常標榜的從研究對象的立場出發 (from native's point of view) 的「主位」闡述。作者在這一層次上不但做到很成功的地步，而且她自己實際上已是「神入」於其中了，從她的字裏行間，讀者無疑地可感

到、甚至聞到這種氣息。可是，作者雖然在主位的敘述上有「神入」之態，在另一方面，她又能保持「清醒」、「客觀」的地位，做到「神出」的境界，善用研究者「客位」的觀點，對她在農村中所見所聞作一科學但又是存在於文化脈絡中的合理解釋。例如她在第一篇「媳婦入門」一文中，解釋許多農村女孩先懷孕後結婚的現象時說：「我們生存在這世界上不但要有文化理念支持，也必須滿足生理與物質的需求。在我研究的村子裏，婚姻還是家庭的事，最重要的是要達成家庭持續的文化目的，以及實用的經濟目的。只要這雙重的目的與原則能夠維持，其次要的觀念與活動都可以隨環境而改變：譬如「貞」的觀念放鬆了，可以有婚前的性行為；婚前男女的迴避禁忌解除了；媒人的角色式微了……婚禮的服飾與一些瑣碎的儀式改變了……我所見到的農村婚姻的變貌就像阿炎家重新油漆粉飾的新房，外觀大大不同，但支撐它的樑柱仍屹立不動」。這樣的解釋，假如不是「進入研究對象的觀念世界裏，與他們交流……周密深入的描述這個含有意義的網絡」，實在不是輕易能達到的。

作者是一位年輕的女性，所以對婦女們的心理觀察最為入微；她不但對年紀很輕的女工和少婦們的種種遭遇體會深刻，甚至對年老的婆婆也都絲絲入扣地道出她們的心聲。她描述這些女性們的一切是那樣無微不至，卻又是那樣平靜、客觀，毫無誇張，富同情而不感情化，這是她的人類學訓練使她能把握分寸，而不至於太偏向文學的浪漫人所遇到的普遍情況，而不至於導入偏狹的方向。

可是我個人還是更喜歡台麗為這本集子所寫的代序「他鄉我鄉」；平靜坦舒的文字，卻道出埋在心裏深處的情懷與思緒。對我個人來說，「他鄉我鄉」不僅引起我淡淡的鄉愁，以及「吾鄉」與「他鄉」的辨思，同時更觸動我長久以來對人生態度的感嘆。台麗在這篇代序中一開頭就說，她是一個「單純」的人，一個單純的人碰到複雜的場合，就會容易感到「悲哀充塞胸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像她所說的單純，但是卻常感到不能以坦然本性面世的悲哀。在這複雜的社會裏，那些不敢率真而又善於用心計的人才是最適應的人。單純的人不是常常受到挫折，就是要「悲哀充塞胸臆」。不過也許就是因為這種充塞胸臆的悲哀，才會促使它鮮明表露在感人的文字上。我為台麗高興她有這樣的天賦可以藉筆墨以宣洩她心中的感慨，我自己雖沒有這種才份做到，但卻很樂意用笨拙的筆來推介這本動人的集子。

穿過婆家村

古
今
劉
厝

新版自序

一九九七年，台灣解嚴後的十年，「媳婦入門」出版後的十五年，也是我踏入婆家村劉厝後的二十年，我完成了「穿過婆家村」影像紀錄。就在這部紀錄片於台中劉厝村廟前及萬和宮與科博館首映，並於台北真善美電影院正式上映之際，「媳婦入門」一書再版，以新的面目問世。

在「穿過婆家村」紀錄片的試映會中有人問我：為什麼過去妳以文字書寫的「媳婦入門」來描述妳的婆家村落，現在則改以影像來呈現？

其實，影像一直趕在文字之前湧現，是那些自己曾經以生命熱力浸溶過的人事景物

不時地在撞擊著情感與思緒。像劉厝這麼一個平凡無奇的台灣農村，誰真正在乎它的興衰變遷？十幾年前我就感悟到：「我彷彿聽到田地的嗚咽聲，它像是癌症病人，苟延殘喘；……稻作農村只是外表的形象……」。這些年來，在台中市都市重劃的急促腳步聲中，它居然倖存了下來。然而，終將逃不過東西向快速道路穿村而過的命運！

變動發生在別的村落、別的人身上時，似乎理所當然，可以淡然處之。清楚記得就在「蘭嶼觀點」獲得金馬獎的那天晚上，就寢前我聽到彰濱台中東西向快速道路將穿劉厝而過，而部份甚至可能全村房舍農地被徵收的消息。一陣錐心之痛襲來，戮破了得獎的喜悅。那夜輾轉難眠，劉厝村的種種影像爭先恐後地一湧而至；就像教導我農事和台語的大伯（先生大哥）過世的那天清晨，半睡半醒間他來到我面前，呼叫了一聲「阿麗」，然後消逝。難道這些影像就這樣告別後一去不返了嗎？焦躁不安、牽掛不捨之感不斷浮升，蟠踞心頭久久不散。此時單單文字已無法抒解內心的傷痛與感懷，而捕捉活生生影像的紀錄片攝製行為就變成明顯的儀式，幫助我度過這個情感上的關卡。我儘量控制住個人的傷感，而把鏡頭伸入劉厝周遭的家人與村人的生活中，觀察他們是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變遷。映入我心眼中的影像與聲音透過攝影和剪接過程，逐漸地凝定、沈澱。我的傷感和村人的傷感在某些方面雖有交集，但他們比我更真實地面對和順應變遷。台灣普通百姓在無可奈何中所發散出的生命韌力再度洗滌、治療我脆弱的心，雖然個人的傷

感還是從許多影像的裂隙中滲透出來。

如今已八十九歲的婆婆的形貌永遠是我最深刻的農村記憶。她在「媳婦入門」書中化為「困境」中的小說人物，與那個外省媳婦對話。的確，她弄不懂我這個台北去的媳婦為什麼剛開始時不會講台語，因而認為台北是外國。像她這樣一輩子腳步難得踏出村子的人能適應劉厝鉅大的變遷嗎？我希望多捕捉一些婆婆的影像。可是當我們把鏡頭轉向她時，她總是不習慣地儘量閃躲，我只好多錄一些她的聲音來彌補。結果發現，在拍攝到的有限影像中，婆婆的舉止言行是最為動人。拍攝之初，她以蹣跚的步伐穿過前庭返回老家；影片結尾，又順從認命地坐上搬家車遷往她抗拒過的雞籠般的公寓。這期間她的情感思緒也在猛烈翻騰。可是我近日問她搬遷的感想時，她則淡淡地笑著說：「習慣就好。」不過，孫子還是每個星期開車送她回老家一、兩天，讓她在較寬敞的空間中舒活一下筋骨。

「媳婦入門」書中最早發表的一篇類似報導文學卻被界定為小說的文章「媳婦入門」，是一九七八年夏天動筆的。那時離開「婆家村落」田野不久，思緒還黏著在大肚山風吹撫、筏子溪水浸潤的土地上；而日益隆起的腹中則有著新生命躍躍欲試的騷動。那篇文章中的男女主角聽說「媳婦入門」要再版，很高興地又找出了三張當年婚宴的照片交給我，並說他們結婚二十週年快到了，屆時要到照相館好好拍一組婚紗照片。我一直誇讚

稱呼我二嬸的女主角生了三個孩子後身材還是這麼好，男主角則在旁打趣地說他晚上常常幫助妻子做運動。他們的長子比我的兒子大幾個月，童年時要帶這位都市返鄉的「阿叔」到田間玩耍。拍攝「穿過婆家村」時，兩個大男孩勉強應我要求於春節期間在家門前「表演」烘蕃薯，才表演兩下就忙著到水龍頭前去清洗黏在新皮鞋上的泥土，留下我這個「導演」獨自望著半生不熟的蕃薯發呆。我努力捕捉到的「鄉土」對新生代來說有什麼意義？

「媳婦入門」中急著要將未婚懷孕的「阿蘭」娶作媳婦的「阿炎」，當然就是我最懷念的大伯。原來最想拍的是他，而他已不在人間了。當時他最疼愛的女婿阿南在南屯開了一間帽子加工廠，幾個女兒都在裡面做女工。「心兒它在飛飛」就是以其中一個女兒的口吻作敘述，反映的是一九七〇年代外銷加工業興起，農村少女投入家庭式勞力市場，時常加班的景象。那時，女孩子讀書是不受鼓勵的，「多讀多開錢」。到一九九四年拍攝「穿過婆家村」時，我再訪問這位婚後改在自家機器加工廠做「黑手工」的大伯女兒，她表示現在大多是已婚的歐巴桑在加工廠工作，而「年輕女孩都唸到高中、大學去了，現在的孩子真好命。」

但是有幾位注重女性角色的朋友在看了「穿過婆家村」影片後，由於較欠缺對過去農村女子的記憶，不太能體會影像中出現大學或高中畢業、在圖書館或銀行工作、已脫

離女工生涯的年輕女子的「好命」。而年輕一代的父母逼女兒從幼稚園就開始學英語，雖然可笑，看在我眼裡卻別有一番滋味。「媳婦入門」中對農村婦女的描述延伸到九〇年代，轉變為較溫和的畫面，應該是可喜的現象。無論是已婚或未婚的婦女，在社會變遷中似乎較快找到並能夠適應新的位置。在「穿過婆家村」中，當我得知「女孩子不結婚沒關係，只要有能力養活自己」這話出自弟媳婦之口時，不能不驚訝中生代婦女觀念改變之迅速。

大伯晚年沈迷於酒與檳榔乃至於得口腔癌逝世，我總覺得與農業的凋零、老一輩男性家長權力的式微、人際關係的無常、生命意義的喪失有關。「生活太無聊了」，過世前我常聽到他發出這樣的感慨。他賣了田地買了冷冰冰的洋房，沒有田水可巡；他「退休」了，必須靠兒子、媳婦給他零用錢過活；他疼愛的女婿與女兒離婚了，卻還是習慣性地到由帽子工廠改行做錄音帶的「女婿」處串門子。這位女婿我特別請他來看「穿過婆家村」的試映，因為片尾音樂是他作詞、作曲、配樂、演唱的。他就是目前在演藝歌唱界走紅的蔡振南，我一直稱呼他阿南。

阿南在劉厝村住過。他看完片子後發表感言：

影片中每個人我都認識，每個景我都知道，裡面的婆婆就是我的阿媽。我觸最深的是我最後唱的一首歌「太陽」，當年我在南屯做好這首歌後，給我的阿嬪胡台麗一支試天頂的太陽紅擋豔，世間的人情冰擋涼，山頂傳來鐘聲在響，（他喜歡鐘聲）親像替阮哀怨心淒涼。世間人心步步險，天頂罩雲雷聲響，路途歹行煩擋累，親像替阮哀怨心淒涼。

這首歌的母帶阿南已經找不到了，後來他出CD和錄音帶時請人重新編曲。可是我還是最喜歡一九九一年大伯去世後不久阿南給我的這支帶子。沒錯，就是這樣的感覺！吶喊式的哀調配上電子合成樂清晰強烈的節奏，城鄉之間、世代之間的矛盾衝突、驚愕變化，就像一串鐘聲的敲擊、一陣雷鳴的作響，震動著豔陽下的世道人心。影片結尾時阿南的歌聲、樂器聲混雜著刷刷而過的車聲在黃蝶飛舞的油菜花田與新建路面上空響起，我藉機傾吐對大伯和農村逝去歲月的思念，以及對未來的祝福。

未來，是怎樣的未來？「劉厝村不像個村了！」村人不斷覆述著這句話。不過，劉厝村還沒有消失。上回市府民意調查結果，多數村人不同意區段徵收，因此只有部份劉厝房舍和土地會因道路修建而徵收。在二十餘戶房屋的拆除聲中，我最捨不得的是村頭的「店仔」。這麼多年來它吸收了村裡大大小小各種資訊，旺仔和麗玉夫婦看守著它，村人有事沒事總是會去坐一坐，交換一下消息。我每次返村，只要見到榕樹旁的「店仔」，就有一種老友重逢的欣喜。「你兒子的店明天就要拆掉了，你會傷心嗎？」「穿過婆家村」中出現我和阿成伯坐在斜陽照射的「店仔」前聊天的畫面。「不會，他不要開了，怎會傷心？……現在人都到街上去買，沒有生意了！」沒生意就要關門，這是很自然的演變；就像對弟媳婦來說小工廠不再賺錢，風水不好，就要搬家，無須惋惜。

「穿過婆家村」從頭到尾，我捕捉著村人不斷祭拜祈求幸福長壽、子孫繁衍、代代興旺的鏡頭；紀錄著兩期稻作秧苗入土的顫顫身影、茁壯茂密的亭亭英姿、和飽滿低垂的粒粒金穗；眷戀著親人鄰里緊密相連的感覺，人與土地及植物相依相偎之情，還有鳥叫、狗吠與各種樂聲與機器聲共鳴的豐富世界。這些，都出現於「媳婦入門」的文字中，如今我以更具體的影像把它們保存下來。攝影師余是庸和已回到馬來西亞的張毓軒是在極差的經濟條件下拿起攝影機，成全我願望的恩人。姪女（先生弟弟的女兒）李靜宜不但在影片中露臉，而且是這部紀錄片田野聲音最主要的收錄者。

▼驀然回首





▲永遠留存在我心中的劉厝村美景。



►家門前南洋榕與秧苗的最後容顏。



◀「穿過婆家村」紀錄片由攝影師張毓軒開鏡。(盧明正攝)



▼攝影師余是庸先生鼎力相助,我並請姪女李靜宜客串錄音師。



台灣民族志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村中重要的消息站「店仔」
難逃被拆除的命運。

▼弟媳婦清理神龕，準備搬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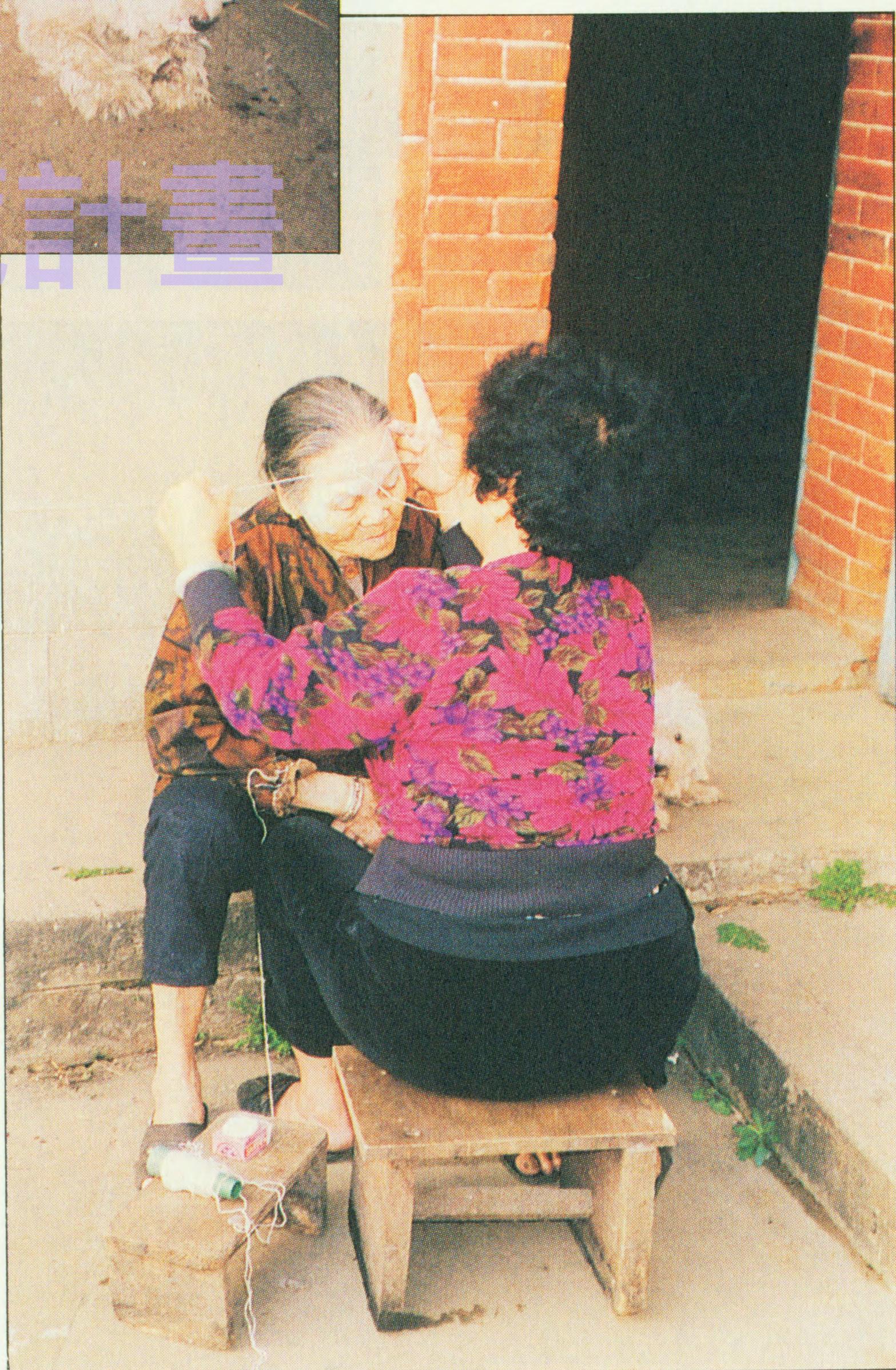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婆婆的愛犬「張飛」陪她
喝茶。

▼大媳婦為婆婆挽面。





▲東西向快速道路的高架橋
墩在土地公廟前豎立起來。



►村底百餘年壽命的南洋榕
被連根拔起後，居然奇蹟似地活過來。

就在我和陳樂人一起剪接村舍拆除那段影片時，我聽說快速道路已在村中動工，把村底那株一百多年的南洋榕掘起移走了。我感覺到它的痛，便把它枝葉繁茂時的鏡頭調出，襯以一陣磚土傾頽崩塌的轟然巨響，讓它在影片中留下美麗而哀傷的容顏。

劉厝村究竟能存續多久？還會變動的不確定感籠罩在村人心頭，臨時性的鐵皮屋成爲村中最流行的新建築。今年春節過後，東西向快速道路一根根粗碩無比的高架橋墩豎立起來。返回台中教書的先生住在劉厝老家，常常報告一些最新的狀況。有一天他告訴我那株眼看著已枯死的南洋榕，被挖土工人隨意種植在東邊空地上幾個月後，居然發出了新的枝葉。我回村時特地去看望它，並欣喜地爲它照了幾張相片。這株老樹的母幹已經空了，看來毫無存活的希望，可是竟奇蹟似地長出了一根新枝，冒出許多新葉。據監督工程的包商說，當初移動時有買六、七百元金紙和香拜拜，口中唸道：「樹王公，因爲時代變遷要做路，市長說要給你一個新的所在，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樹王公總算沒有遺棄劉厝，未來將與快速道路邊的土地公廟和其旁的兩株大榕樹合成「三角公園」的一景。

土地公廟中的土地公是否還安然無恙？我彎身往廟內一看，怪怪，怎麼增加了好幾尊土地公？原來有些聚落變動後土地公廟不保，便有信衆把祂們送來劉厝的土地公廟寄居，以便分享一些香紙和供品。晨曦中，在劉厝住了三十幾年的外省籍老兵老陳拿著掃

帶出現了，他每天仍負責清掃土地公廟，只是此時廟周邊的稻田都讓石頭、水泥和雜草填滿了。我望了望土地公廟對面熟悉的婆家，新近翻修的瓦頂下是先生新闢的畫室。我要求旁邊的一間要留給我做書房。

他問道：「妳什麼時候來用？」

「快了！」

「什麼時候？」

「快了！」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八日於南港

他鄉我鄉

代序

胡台麗

第一次乘海線火車到達沙鹿，坐上豐原客運，盤轉在平坦的大肚山上時，我實在難以按捺內心的喜悅。然而，興奮中仍滲着幾許忐忑不安。萬里外的陰影還沒有完全驅除。

紐約的天空有的時候像是失去了顏色。那扇暗濛濛、貼着膠帶的玻璃窗更把我與外界的陽光雨露隔離。我不食不眠，睜睜地望着牆壁上的裂縫，忍受着巨大的、身心割裂的痛苦。

我原是一個單純的人，對人對事總是記取美好的一面。可是紐約華人圈子的詭異複雜遠超出我所能想像的程度。可怕的政治瘟疫在蔓延着，沒有一個單純的人可以保持他

的「單純」。人們戴着有色的眼鏡彼此打量，不斷地表明立場、劃分界線。只要有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敏感地猜測；只要抓到些許把柄，就迫不及待地出擊。那樣的氣氛令我膽顫心驚，尤其當我發現我接觸的「朋友」也任意將我分割、歸類、逼我表明立場的時候，我有受凌辱的感覺。

「你是那裏人？」像這麼普通的一句問話在我意識到有不尋常的意味之後，我很不樂意回答，或反問一句：「你看我是那裏人？」

「外省人吧！」對方多半會說。「你怎麼知道？」「妳的口音和長相像外省人，而且你不會說臺灣話。」

我請朋友帶我參加了幾次以閩南語交談為主的聚會，正慶幸自己的聽力有進步的時候，居然有人在背後問：「那女孩不會講臺灣話來參加幹什麼？會不會是國民黨的特務？」我難受得久久不能釋懷。有一天把這事告訴另一位朋友。他說：「誰叫妳去參加那種聚會？他們不說國語，八成是在搞臺獨。」

悲哀充塞胸臆。也就在那樣情緒低落的時刻，我的內心滋長着一種願望，憧憬着一塊接納我的土地。



我確是一個又喜又懼的新娘，坐在前往婆家的「禮車」中。

喉嚨哽咽了，眼前也幻起水霧，甘蔗田像在水中晃盪。有那一個禮堂鋪的紅氈比這片紅土更厚實？有那個婚禮的彩紙煙霧比隨風舞起的塵沙更真切動人？車上的鄉民操着我不熟悉的言語，但他們磊落的、毫無戒備的言笑聲傳入我的耳裏卻比什麼聖樂都美妙。

穿過大肚山麓的一個小市集，視野像卷軸一般鋪展開來。這幅清雅秀麗的稻作農村圖中最醒目的是生機盎然的「綠」。田園詩人的吟詠只能給我朦朧的美感，我一直渴望體驗真實的農村生活。這夢想眼看着就要實現之際，我卻懷疑自己走入了畫中。

「快看！溪對岸右手邊那一長條房舍就是我們的村子了。」他的聲調透着遊子返鄉的欣喜。

這也是我的村子？我熱切地望着它，想在一瞬間由陌生轉為熟稔。

社區計劃為這村子鋪了水泥路面，兩旁種了幾株營養不良的棕櫚，還有一座涼亭，油漆已剝落。兩頭大白鵝悠哉遊哉地從我們面前搖擺而過。

「回來啦！」一路都有人親切招呼着。雜貨店門口好多對眼睛朝我打量，我報以微笑，他們反而羞怯地移開了目光。「我聽到小店裏的人說妳有好笑神。」他愉快地說。

「等下見到你媽媽要說什麼？」我很擔心。

「別緊張，我們不是書香門第，不講究禮數。父親去世後我們三兄弟分家。媽媽和

弟弟那房住，幫着照顧孩子。妳會發現她是最好相處的人。」

走到村尾，一幢樸素的農舍伸出兩臂將我們擁入。短短幾分鐘的引介，我成了別人的媳婦、嫂嫂、弟婦、嬸嬸、伯母……老天，還有嬸婆。

觀音垂目而視。我偷眼望了一下身旁持香禱祝的婆婆。她的嘴唇顫動着，我聽不清她在講什麼。我們手上的香煙裊裊上升，匯合纏繞在一起。六、七年前的自己在記憶中出現了。那是一個清明日，我夾在六張犁掃墓的人羣裏，好奇地看着供品擺置在一個個墳前。太陽好烈，火光不住地閃動跳躍，紙灰飛起又輕輕地幽靈般飄落。人們點起的香煙也委婉曲折地把祝福帶給死去的親人。只有我，像是一個外鄉人，孤伶伶地在一旁，勉強浮起對遙遠而迷濛土地的追思，悵悵然有所失。那時的我怎會料到如今持香竚立神像、公媽牌前的一幕？

「水燒好了，可以洗身軀。裳換下來等下叫阿美帶妳到河溝邊去洗。」婆婆說得那麼自然，在她眼中我已不是外人。我欣然地應了一聲，從此加入了迎着晨曦的洗衣行列。



只要學習的動機夠強烈，天下沒有學不會的語言。而且人與人的情感交流不單靠語言。戴着斗笠，騎着一部腳踏車村裏村外出入多了，誰都知道我是從臺北嫁來的媳婦。

「二嫂，妳怎麼不穿好一點，人家都看不出妳讀過那麼多書。別人問我，我就說妳

是來做農村研究的，要在這裏住一、兩年。」弟媳對我「土氣」的裝扮頗有微辭。村裏的年輕婦女多捨棄了斗笠，換上花邊草帽。

「我來向你們學種田。」

「學種田幹什麼？苦死了，又不賺錢。我們種田是沒有辦法。」她的語氣中有着驚訝與不解。

收穫的季節來到，我隨大哥、弟媳參加的互助割稻班下田。抓一把稻子割下去一點不難。可是一次要割六到八檣，一彎身就要走一整行，捧一大捆稻束放在打穀機的齒輪上翻轉三、五下就要讓穀子打得乾乾淨淨，這些不但要靠相當好的體力，還要有純熟的技術。

我打起精神，埋頭猛割。結果別人走完一行我才走半行，腰也耐不住酸痛直起好多次。捧稻束的手勁不夠，打不均勻。兩、三個鐘頭下來握鋸刀的手都有些發抖，身上是既黏又癢。其他的人雖然也汗流浹背，但還能說說笑笑地維持一定的速度。阿成伯問我：「割稻子有趣味嗎？」我已答不出話來。他接着又說：「妳是來做趣味，我們是來做辛苦。」

這句聽起來很不是滋味的話一直留在我腦中。收割兩、三小時的苦和耕種一輩子的苦相較何啻天壤之別？這以後我又學了插秧、除草等。每次短時間的嘗試都腰酸腳痛了

好多天才恢復。

逐漸的我從對農事的浪漫情懷中醒悟了過來。四十歲以下的村人都忙不迭地轉入了其他行業，年紀大的也不對耕作懷抱希望。他們只夢想着有一天這片田地轉變為住宅區，財富滾滾流入，擋也擋不住。

我彷彿聽到田地的嗚咽聲。它像是癌症病人，苟延殘喘，親人不能不照顧他，卻又躊躇着不願投入過多的金錢與時間，怕化為枉然，有些子孫甚至覬覦他死後的遺產。

稻作農村只是外表的形象，村子裏已沒有幾家靠農業收入維生。電視機、電冰箱、音響設備、摩托車……大多是年輕一代在工廠工作賺得的。物慾的追求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旨趣。我看到村民不再在饑餓線上掙扎固然感到寬慰，卻不能不為某些發展憂心。

人世無常，意外與不幸事件帶着狡黠的笑容的時候，所有的秩序都出軌了。

大哥告訴我他去年砍竹子時，從樹上摔了下來，一年不能工作。農民沒有健康保險，幾萬元醫藥費都要自己負擔，田地也必須雇工耕作。他別的不埋怨，只怪罪一頭五趾豬。

意外發生的前兩天他買回了三隻豬，後來才發現其中一隻豬的蹄上生了五趾。據說五趾豬是人的靈魂轉世的，普通豬販見了五趾豬都不敢殺，怕會招致不幸。五趾豬害他摔傷腿，他一怒之下以很低的價錢賣給軍眷區信奉基督教的人。

我聽完想笑又笑不出來。

從村子到「街仔」的途中有一個四、五十度的轉角，一根粗壯的水泥電線桿豎在那裏。一天傍晚，阿良的妹夫喝了點酒，從我們村子騎摩托車出來，到了彎角處應變不及撞上了電桿，人飛到稻田裏面，立即斃命。

陽光下，電線桿的影子拖得好長，死者的妻子挺着好大的肚子站在陰影裏吃力地把一張張紙錢丟到火裏燃燒。她身後收割後的稻田裏放着成排普渡的飯擔。一個瘦小乾癟的道士站在滿置供物的桌前喃喃唸經，桌下綁着一對鷄鴨作着垂死的掙扎。

「這根電線桿非移走不可！」我的呼籲得不到電力公司、市議員，以及村人的重視與回應。直到又出了兩次車禍，賠上了人命，電線桿才從原地移走。

我再遇見她時孩子已經生出來了。她流着淚說先生去世沒有財產也沒有保險金留下。婆家無力照顧，娘家的人勸她把新生嬰兒送給別人養，她可以做工賺錢撫養較大的兩個孩子。孩子如果給人的話以後就要不回來了，她捨不得。

我說也許可以把小的暫時寄放在省立育幼院裏，等孩子長大點，經濟能力好轉的時候再領回家。家裏的人聽說，怪我多事：「妳怎麼建議她送到育幼院去？她娘家是富人，會失面子。分人養才對，她兄弟每個人孩子一大堆，誰會要？分人養省得麻煩。」

如果有健康、人壽保險，這類的困擾是不是可以較妥善的解決呢？我忍不住朝這方

面想。



我不能欺騙自己，無論我如何努力的融入村人的生活，但對某些事情的看法，我很难與他們認同。身爲女子，感受更深。

有一天我準備洗澡水，暫且把換洗衣褲放在竈上。大嫂神色緊張地快步走來，把衣物一把抓起，讓我吃了一驚。她說女人的衣褲放在竈上會觸怒竈神。此外，有月經的時候不可以拜大神。我又聽說村子裏有的家庭爲了防範婦女在廚房裏閒言閒語太多，竈神聽了之後會向天神打小報告，便把祂的香爐從廚房移到大廳祭拜。

女人的不潔印象還有趣的影響到人們對母鷄與公鷄的評價。每逢節慶，鷄鴨遭殃。婦女們在唸完「做鷄做鴨沒了時，快快出世做富裕人的子兒」後便揮刀把牠們送入另一個世界。祭拜神、鬼、祖先的時候祭品不能隨便放。譬如最崇高的天公與三界公必須拜鷄，而且要是公鷄或未生過蛋的母鷄。土地公、祖先和好兄弟（無主之鬼）就比較隨便，什麼都可以拜。

村裏有兩間小巧的土地公廟。我每次半夜起身如廁，走在黑漆漆的庭院裏藉着土地公廟透出的溫暖燈火驅除內心的恐懼。據說最早的土地公廟爲水沖走，日據初年只剩下三塊石頭，於是廢棄舊的，建了一個新的。近年農業不景氣，村裏的田地一直賣掉，便

在最早的廟地附近另建了一個土地公廟。可是農業的情況仍未見改善。

有人建議增塑一尊土地婆陪伴土地公，免得土地公太寂寞，把錢拿到村子外面亂花。「大概沒用吧！像阿吉養豬賭錢，並借錢在外面賭博、喝酒、找女人；玉梅種田、做工養四個孩子，還不時讓阿吉打。我看他們的田沒多久就會賣掉了。」大家對土地婆約束土地公的力量沒有信心。在現實世界裏女人最常扮演的是忍氣吞聲的角色。玉梅是最明顯的例子，她辛苦賺的錢幾乎有一半拿去打針吃藥和到處去「問神明」。她常來我們家悲嘆自己命苦，連神明都爲她流淚。

我曾探望一位正在做月子的婦女。她驕傲而滿足地望着身旁的頭胎男嬰說：「生男孩真是不同哩！大家都歡喜得那樣！八十三歲的阿公病了好久也一下子好了起來。大家都說我能夠幹，說我好命。我娘家在孩子出生的第十二天帶了一大堆東西來，把冰箱塞得滿滿的，吃都吃不了。隔壁的阿英生女兒就沒有這麼多東西。她已經生了兩個女兒，她先生說再不生男孩要另外想辦法了。」

在那一刻我真恨不生爲男兒。

人生走到盡頭，總有一個歸宿。死去的村人大多埋骨在大肚山上的墳場。大家戲稱

看守這片私人墓地的阿木伯爲「墓仔埔的土地公」。他並且是這一帶資格最老的風水師

傳，對所有的墳地瞭若指掌。

阿木伯告訴我建墳墓、掘骨和遷葬的風水工是近二、三十年來經濟改善以後才興盛起來。日據時代大多數人挖個坑、堆幾塊石頭，將死者草草埋葬了事。

掘骨、洗骨的酬勞非常高，可是沒有人敢多做。我光聽他描述就感到毛骨悚然。掀開棺木如果只剩下骨頭，只要把上面一層稀薄的布取掉，掘起屍骨置於陽光下曝曬半日，乾了就可以裝入「金斗」。倘使肉身沒有腐化，脫去死者衣服，讓污水流出，加酒、茶和一點土，重新埋入，等化了再掘。有的家屬不願等，便請風水師傅刮洗屍體。聽說村子裏的阿海在刮屍肉的時候爲了省錢，持刀的右手沒有戴手套，屍毒浸入骨髓，只得鋸斷右手。

阿木伯體態臃腫，但在雜草蔓生的墳墓間穿梭卻迅捷靈便異常。他指着一個個墓碑，告訴我一些死者生前死後的事。他已經爲自己預留了一塊風水好的墓地，死後可以躺在這片熟悉的土地上庇蔭子子孫孫。

我的目光爲墓碑上的地名吸引住：南靖、龍溪、晉江、隴西、永定……像是唸了魔咒，經過這麼多代，竟然還附着在碑石上。人死了魂魄能夠飄洋過海去這些地方探視嗎？這次突發的感悟後來在訪問德發公的時候加深了。

光線從窄小的窗格射入，照亮了德發公的斑斑白髮。他從床頭的陳舊木箱裏翻出一

本發黃的手抄族譜，顫顫地遞到我手中。他說族譜的第一頁有一首詩，會背這首詩的黃家子孫如果回到福建永定奧杳鄉的老家，可以得到免費食宿的招待。他們這一支由唐山遷臺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德發公不識字，大半生的汗水都滴落在田裏。他在講述完第十一世到二十二世的簡史後，清清喉嚨，神色肅穆地背誦出那首感動我至深的七言古詩：

駿馬堂堂出異鄉
任他隨地立綱常
年深外境猶吾境
身在他鄉即故鄉
早晚莫忘親命語
晨昏須薦祖宗香
願託蒼天垂庇佑
三七男兒總熾昌

▲先生的大哥是我的農事與台語老師。

▼阿成伯說：「妳是來做趣味，我們是來做辛苦。」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我加入了迎著晨曦的浣衣行列。

▼我發現婆婆是最好相處的人。



在一般人的印象裡農村是比較傳統、保守的，一些在現代都市裡已經消失的古風遺俗常常可以在農村找到。我在繁華的臺北出生長大，大學畢業後又到世界數一數二的大都會紐約繼續攻讀，見識了不少奇特的文化現象之後逐漸養成了見怪不怪的態度。但是沒有想到在我進入一個臺灣村落——臺中市南屯劉厝庄——做田野的時候竟然讓一件事的發生驚住了。我親眼看到一個十八、九歲的未婚男孩自作主張帶了一個未婚女孩到家裡過夜，而他的父母居然不置一詞，任其自由發展。

我的驚訝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的禮教社會裡性行爲一直被視為重

媳婦入門

——臺灣農村婚姻的變貌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掘起屍骨置於陽光下曝曬半日，乾了就可以裝入「金斗」。

▼村人向土地公廟祈求，可是農業情況並未改善。

